

冀中解放區漫記

訥 潘

冀中解放區漫記

潘 訥 著

1942.7.13 潘訥于上海



作家書屋刊行

1949

冀中解放區漫記

一九四九年十月 初版

著 作 人 潘 訥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作 家 書 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定 價 元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序

這是我三年前在張家口寫的。本想寫下來交那時的北平解放報或文聯社出版。但不久，張家口被國民黨軍襲擊，我西走延安，又不久，延安又被國民黨軍襲擊，我留晉綏。因此，這本小冊子也就這樣擱置下來了。

此次返滬，今天來付印這本小冊子，需要說明的有以下幾點：

1 解放區的建設事業是日新月異的，今日的冀中，一定又以另一種更新的姿態在活躍着了。

2 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佈的。這個劃時代的偉大的歷史文件，基本上是根據各地農民的正當要求而製訂的。戰後農民們是怎樣熱烈的要求改革土地關係，從這本小冊子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當時的動態。

3 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以後，解放區人民怎樣從事自衛戰爭而進到解放戰爭，三年來，他們在爭取民主與和平的鬥爭中，在反賣國、反獨裁、反侵略的鬥爭中的真誠與堅毅，以致今天居然獲得了如此巨大的勝利，我在寫這本小冊子的當時，就曾深深的被感動着。

4 我對於當時某些問題的理解，今天檢查起來，大致上還沒有基本上的變動，這裏，故一任其舊，作為我自己思想進展過程中的一點紀念。

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上海解放後十日。 潘 訥 記於上海。

目次

一	循着大清河走.....	一
	前言 路上 蘇挹爾	
二	北漕口周圍.....	六
	北漕口 尹哲先生和王林先生 學生們走了 一個老抗屬嘴裏的冀中大生產會議 五十三個縣兩個市	
三	火錢劇社.....	一九
	短劇「把眼光放遠一些」 火錢劇社社長崔嵬先生 音樂隊	
四	民主在冀中.....	三〇

新婦女

冀中導報社

晉察冀邊區施政綱領

決定日寇崩潰的另一說法

五 人民政府

四二

常縣長

高陽工商業的發展

什麼是機關生產

犯人

六 到安國(祁州)

五八

大百尺的「玩意兒」

苦難的回憶

關於青年詩人孫犁先生

鄭洪福——「

一個封建的名字」

農民們站起來了

一個簡單的農村調查

冀中第七中學

祁州復活了

七 春天的鄉村

八五

變化

特等勞動英雄王洛河

民校

村劇團演「窮人大翻身」與「王秀鸞」

婦女間的新的糾紛

八 靜靜的安平

一〇四

「烈士之家」

女民政科長王敬一女士

座談會上

工人縣長劉慶祥

九 滄沱河岸的故事……

一一八

花樺子隊

模範家庭

噩耗——人民的損失

「四八」追悼會在肅寧

工

人的回答

十 冀中的心臟——河間……

一三一

一個初步的統計

今日之河間

新華麵粉公司

十一 新的動態及其他……

一四〇

一封「競賽挑戰」的回信

「清道夫」家裏的運動

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第三

分院

學生們又來了

婚姻問題

十二 烏雲籠罩了大清河……

一六二

白洋淀

幾束電訊

民心

走着在明媚的田野裏

一 循着大清河走

前 言

我打算經過冀中到張家口去，那裏存在着更多新的中國的氣息。我的這次旅行，不爲別的，祇是因爲我對於多難的祖國抱着無限的忠誠與希望。

經過三月餘我在冀中平原上的盤桓，我的希望是生長了。我爲要紀念我的希望的生長，我必須歌頌我希望生長的土壤。這就是這本小冊子——關於戰後冀中解放區的漫記。

路 上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我從北平經天津到勝芳，再由勝芳循大清河的千里堤逆流而上，過新鎮、鄭州（註一），而這樣來到了冀中軍區。

其時正值中國空前的政治協商會議勝利的閉幕後不久。一月十日簽定的國共雙方「停戰協定」於一月十三日生效了；軍事調處執行部於北平成立了；整軍方案於二月二十五日簽字了；被

國民黨政府拘押了有五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傳聞也將於最近要釋放了。內戰的空氣是被暫時的沖淡了。但冷風則仍呼呼不時的吹來，吹來了重慶的迭次「滄白堂事件」，吹來了最近的「較場口事件」，吹來了北平的一些自稱「難民」們，鬧着要「趕跑共產黨」，說是他們要「還鄉」了。……吹得大清河裏靜靜的河水也都擱起了眉頭，人人一樣，誰都感覺到一種窒息般的愉快。

記得當離開了勝芳，走過了拱起的小橋，拐出了莊西頭矮矮的小屋，在一片低窪的鹽地中伸展着的一條潤潤的柔軟的道路上走着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我們的家鄉——江浙一帶的鄉間來，這裏好像也根本沒有結過冰。雖然日本鬼子，那些祇知殺人搶掠的匪徒們，被逐出了整個冀中地區已有五六個月，我們是勝利了；但在偶然遇見的來往的老鄉親們的臉上，以及他們的那種招呼每個着軍服的工作同志們的親切的態度裏，你可以體味得出還是一種絕不是短時間內所能結合的所謂軍民關係，這是經過長時期的共同奮鬥的過程，以及在苦難中是相互發生過多種多樣的血肉關係過來的成果。在他們的記憶中，一定是充滿着許多許多慘痛而壯烈的抗戰故事的。

蘇 穎

在有名的一望無際的「文安窪」的北岸，在大清河的南堤上，走着在我的前面的，是一個背

負着一隻不很小的包袱的青年。他是北平輔仁大學的學生，名叫蘇挹爾，二十歲，我認識他也不過是最近的事情。他是一個相當沉默純真的青年，不常說話，即使說話，聲音也不高；長長的面龐，平正的眉目，笑起來兩眼總是躲開你而看向遠方。據他說，他是要到解放區來學軍事的。是的，爲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平與民主，我同意他的這個意見，我們現時是沒有理由來減低對於人民武裝力量的關心的。

「X先生，你得在冀中就擱幾天嗎，什麼時候去張家口？」過了新鎮，突然，蘇挹爾問我。

「呵，是的。很快的。……」我支吾着。

隨即他又沉默了。

我想，他，這位青年，雖然已是大學二年級生，現在大概是有些感覺到不習慣於什麼什麼都是陌生的地方了吧！但被一種好奇的，多半還是要強的心理支配着，他剛仍是剛毅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實，這也是無怪乎的，許多青年同他一樣，更有許多許多同他一樣的青年，在抗戰的時期中，被迫到處流浪着，幸而在八路軍和新四軍裏，在各解放區內，他們終於找到了適合於他們的工作與他們所理想的家。就我熟識的許多青年中，他們經過了長期抗戰的鍛鍊，已大都變得堅強能幹得很多很多了。

「蘇挹爾，想家不？」

「不。」他苦笑着。把眼光同向我掃了一下，隨又放到前面遙遠的晴朗的天邊去。

接着，他告訴了我，他是福建長汀人，但生長在北方，一次也沒有回過老家。父親是清末鹽務上的小官員，早已亡故。他有五個哥哥，兩個姐姐，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親；姐姐都已出嫁，哥哥們也都各自南北東西謀生去了，祇剩下他和母親寄住在北平的姐姐和姐夫家裏。姐夫是事變前燕京大學的學生，現在是在鐵路局上當個小職員；聽說他原本是學數理的，大概惱於所學無所用吧，却不時用來計算他母子兩人的生活耗費上。姐姐似乎也不滿意他，說他早就不應該上學了，早就應該尋個事兒做，養活老母親。但是，這同他之出走，母親倒是很同情的，姐姐却大大的向他鬧了一頓，意思是說，他們並沒有逼他走，而且聽說是走張家口。那是八路軍的城市，人家知道了一定會埋怨他們，說他們把小弟弟逼跑了。

我鄭重的告訴他，不要怪他的姐姐和姐夫，這多半是因為國民黨的區域——平津的吃喝實在太貴了的緣故。他也同意我的話，並且點了點頭說：

「可是，他們也太糊塗了，是我自己要走，人家怎麼會埋怨他們的呢！」

多麼善良而天真的「大學生」呀！是的，這樣的青年的確是不適於生活在今日平津那樣的都市裏的。

（註一）鄭州是從前從南京到北京的大道，所謂九省通衢必經之地。鄭州的廟會是全國馳名的，相傳清雍正時代黃天霸捉拿謝虎，就在這裏。

二 北漕口周圍

北 漕 口

三月前，晉察冀邊區冀中軍區的首府所在地是在北漕口。現在是已遷移到河間城內來了。它是任邱縣屬的一個不過二百來戶的小村莊，離城不到三十里地。

這兒村子裏三分之一的莊戶已成了廢墟，這大概就是不久前日本人的「偉績」吧。不過在村外看起來，有着村前村後的稀疏樞杪的柳樹之類籠罩着，倒還看不出怎樣的荒涼來。村東頭有一片空場，場上豎立着一對白木的籃球架子。我到那兒的時候，正看見有幾位穿軍服的青年在打籃球。他們的姿勢都很矯勇敏捷，嘴裏還不時的呼喝着，間或還一齊大聲的鬨笑了起來，聲震天宇。

另外，在村南小廟旁邊，又有一小塊運動場所。這裏有鐵杠、木馬……。一小隊徒手戰士正走進運動場去，踏着依稀的雪地，唱着爽朗的歌子。場邊樹梢上，喜鵲落下了，又喳喳的飛走了。

當你初到這裏，你簡直很難置信，就在這小小的村莊裏住着冀中軍區的首腦部——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區行政公署和中共冀中區執行委員會。你一定要懷疑：爲什麼那麼兇狠的敵人，日本法西斯匪徒們，經過了七八年的所謂「掃蕩」，「剔抉」，不但沒有消滅了八路軍，反而終於被住在這些簡陋低矮的農家土房子裏的八路軍打跑了？爲什麼抗日戰爭勝利後，挾着美國的新式武器，由天上飛來的、或由美艦運來的，住在平津各高樓大廈裏的國軍軍官們，四處揚言要繼續來「嚴厲討伐」了，而他們則同樣鎮靜肅默的恭候着，毫不怔驚？爲什麼不久之前會發生了國民黨軍的「邯鄲起義」（註一）？爲什麼國民黨軍的軍官馬法五和宋肯堂等，爲了奉命剿除「異黨」而倒反在這些「異黨」——八路軍的面前澈底的被打垮？且甚至竟成了他們的俘虜？（註二）爲什麼各大城市裏的青年學生和文化界人士很多甘願跑到這裏來，虛心的向他們致敬，熱誠的擁護他們，堅決的跟着他們走？……這一些問題，一定是常常困惑着未曾到過解放區的每個正直的人們的腦子的。關於這，我希望讀者耐心的讀完這本小冊子是都可能找到它恰當的回答。

尹哲先生和王林先生

到北溝口後的當日（三月二日）晚上，我就見着了中共冀中區黨委的尹哲先生。此外，由於尹哲先生的介紹，我還見着了王林先生。王林先生是冀中有數的著名文藝作家之一，當他告訴我

本名叫王魯聞的時候，我們之間的距離似乎被拉近了很多。早先他肄業於青島大學，常在國內各文藝雜誌上寫寫文章。西安事變時，他却在西安東城門樓上東北軍的學生隊裏活躍着。我們雖然第一次見面，但我的朋友中許多是爲他所熟識的，因此我們是有一切理由一見如故的了。

我不必打聽他們的健康狀態，看樣子他們的身心都很愉快。在漫談中我得知了冀中軍區的司令員是楊成武將軍，他現在不在冀中，去年冬天，爲了保衛張家口而轉戰於塞北；這就是人民所熟知的平綏路上的冀中野戰部隊。現在他的所有關於冀中的職務，是由孫毅將軍代理着。冀中軍區的政治委員是林鐵將軍，他是福建閩侯人，本來是學工程的，通法文；後來我曾在一次大會上聽過他的講話，他的北方話却是非常之差的，聲音文弱得很，但冀中的軍政民都能聽得懂，而且也都很愛聽，這就是他的特徵。

至於我們談到過去冀中是怎樣堅持抗戰過來的時候，王林先生兩腿交疊着坐在高高的炕沿上，雙手抱着膝蓋，立刻滔滔的講述起來了。顯然的，他的精神是被他所熟悉的話題所提高了。

首先，他告訴了我，他自全面抗戰起一直到現在，始終沒有脫離過這個地區。在有名的一九四二年敵人殘酷的「五一掃蕩」中，同志們高度的分散了，他除了經常在堡壘戶的地道（註三）中堅持寫作外，他還曾在西邊平漢鐵路旁敵人蓋給護路員役站崗用的一個最冷落的小磚房裏蹲過好幾宿，挨餓，挨凍，挨渴，不用說。雖然如此，但他的臉上却絲毫沒有受難過的痕跡。他以極

愉快的語調告訴了我許多動人的軍民合作的典型故事，這使我馬上肯定了他實在是一部極其出色的冀中抗戰百科全書，他懂得冀中的奧妙，就像一個人懂得他所愛的人的心靈一樣。後來我簡直就以「百科全書」這個名詞來稱呼他了，他哈哈的笑了起來，笑得出神。

是的，我的這一個認定是已經被尹哲先生所證實了的。他說：「王林同志是在區黨委宣傳部資料室裏工作；最近，冀中開展了抗戰八年的寫作運動，他又是抗戰八年寫作運動編委會裏的委員。」

據尹哲先生說，王林先生曾寫過一部名叫「平原上」的長篇創作，二十餘萬字，原稿不幸在殘酷的與敵鬥爭中遺失了。現在他又已脫稿了一部長約二十五萬字的「腹地」，聽說這部書不久就要被印出來。在民族戰爭的最前綫，敵人的遠後方，我們的抗戰文藝作家能以把敵寇的暴行，此種人類的極端可怖的墮落行為的賬目，一一記載下來，而成為如此長篇的巨著，是實乃不可想像的。

學生們走了

第二天，我剛起身，蘇挹爾陪同了兩個青年走進了我的屋子。其中有一個叫舒子的，說認識我，稱我爲X先生，這確使我吃驚了一下。他們都是不久前離開城市而來解放區的平津各大學的